

我們雖不混熟，你也千萬不要介意會打擾着我的哩！」——李太甚為殷勤友善，又告訴秀攻可以靠屋內。

秀攻抬頭一看，是李太，那樓上包租的中年女人。她知道自己的叩門聲定是打擾着她了。

秀攻下了班，從工作的辦公廳趕了出來，就駕着車子，乘着風雨的來到俊浩的家門。

秀攻只管理怨，俊浩却躺在沙發上，閉上眼睛，不發一語。

「沒甚麼！」俊浩緊鎖雙眉，含含糊糊的說：「我的胃病發作啦。」一隻手很自然的就去按着胃部，喃喃的又像在發出呻吟。

「明天不要上班了，就在家休息罷。唉，如果你早聽我的，把酒戒掉，胃病早就好了。」

秀攻見俊浩真的有點不對勁兒，也不多問他一句，連忙的結了帳，半推半扶的把他送上了車。

「秀攻，你怎麼啦？」秀攻驚訝於俊浩那突然的怪異神態，伸手去握着他的手，關切的問。

「沒甚麼！」俊浩緊鎖雙眉，含含糊糊的說：「我的胃病發作啦。」一隻手很自然的就去按着胃部，喃喃的又像在發出呻吟。

秀攻心裡在暗罵，明明叫過他不要去上班的，風雨那麼大，他沒有車子，身體又不適，為何還不留在家中多休息一下。

秀攻心裡在暗罵，明明叫過他不要去上班的，風雨那麼大，他沒有車子，身體又不適，為何還不留在家中多休息一下。

秀攻下了班，從工作的辦公廳趕了出來，就駕着車子，乘着風雨的來到俊浩的家門。

俊浩住的是一所舊屋的土庫，那獨立的出入口就在屋子的後邊。秀攻拍了許久的門，拍可奈何的說：

「明天我下了班來看你，你不要外出，在家好好休息就是了。」秀攻在他木訥的臉上輕吻了一下，搖了搖頭，又輕吁了口氣，就抽出手提包，往大門走了出去。

第二天，雨下得很大，風也凌厲。

秀攻下了班，從工作的辦公廳趕了出來，就駕着車子，乘着風雨的來到俊浩的家門。

秀攻心裡在暗罵，明明叫過他不要去上班的，風雨那麼大，他沒有車子，身體又不適，為何還不留在家中多休息一下。

秀攻抬頭一看，是李太，那樓上包租的中年女人。她知道自己的叩門聲定是打擾着她了。

秀攻下了班，從工作的辦公廳趕了出來，就駕着車子，乘着風雨的來到俊浩的家門。

秀攻心裡在暗罵，明明叫過他不要去上班的，風雨那麼大，他沒有車子，身體又不適，為何還不留在家中多休息一下。

秀攻抬頭一看，是李太，那樓上包租的中年女人。她知道自己的叩門聲定是打擾着她了。

秀攻抬頭一看，是李太，那樓上包租的中年女人。她知道自己的叩門聲定是打擾着她了。

秀攻抬頭一看，是李太，那樓上包租的中年女人。她知道自己的叩門聲定是打擾着她了。

中國糧油有限公司

239 E. HASTINGS ST. VANCOUVER, B.C. 電話: 687-4204
十週年大減價 美國上等靚絲苗特平 \$9.99
百分百純正粟米油 \$3.80
金牌即食麵世包庄 \$4.99

寫作小說

劉君留
李鄭志
(7)

秀攻
劉君留
李鄭志
(7)